

中央电视台投资最大的
46集电视连续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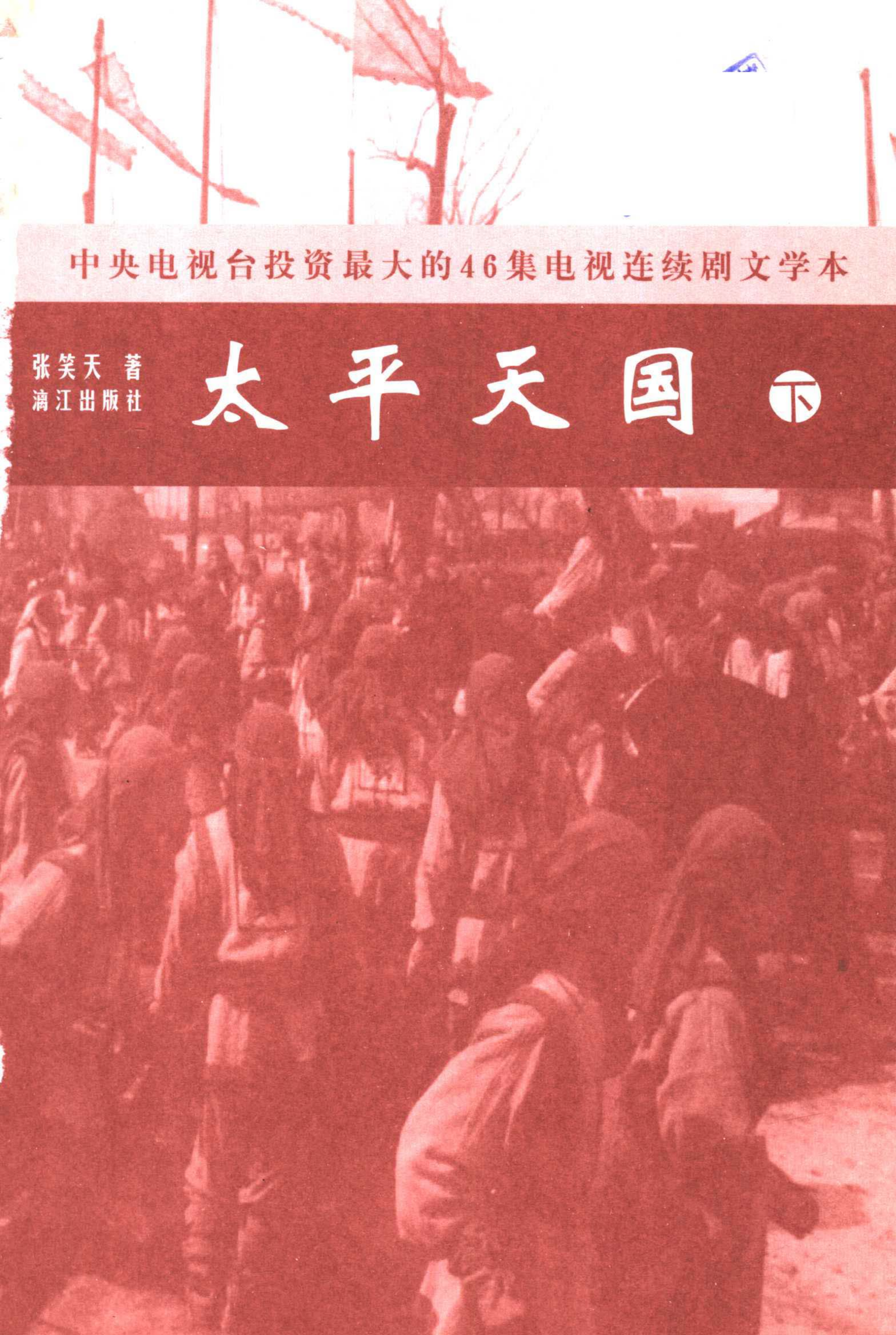
文学本

下

张笑天 著



太平天国



中央电视台投资最大的46集电视连续剧文学本

张笑天 著
漓江出版社

太平天国

下

目 录

第一集	(1)
第二集	(30)
第三集	(59)
第四集	(89)
第五集	(110)
第六集	(129)
第七集	(149)
第八集	(168)
第九集	(188)
第十集	(212)
第十一集	(236)
第十二集	(268)
第十三集	(293)
第十四集	(319)
第十五集	(344)
第十六集	(366)
第十七集	(401)
第十八集	(439)
第十九集	(470)

第二十集	(492)
第二十一集	(513)
第二十二集	(533)
第二十三集	(563)
第二十四集	(590)
第二十五集	(624)
第二十六集	(652)
第二十七集	(682)
第二十八集	(707)
第二十九集	(733)
第三十集	(760)
第三十一集	(779)
第三十二集	(799)
第三十三集	(820)
第三十四集	(841)
第三十五集	(859)
第三十六集	(887)
第三十七集	(918)
第三十八集	(941)
第三十九集	(964)
第四十集	(985)
第四十一集	(1007)
第四十二集	(1034)
第四十三集	(1060)
第四十四集	(1090)
第四十五集	(1121)
第四十六集	(1150)

第二十三集

1. 北京养心殿

咸丰捧着手炉在屋子里踱来踱去，问肃顺和恭亲王奕訢：“这个林凤祥怎么处置呢？”

肃顺说：“无非是杀或令其降。”

奕訢说：“林贼罪在不赦。他两年来攻州夺县，光是败死在他手中的二品以下大员就有七十多位，这样的人如何能留？”

肃顺说：“奴才以为，杀有杀的好处，留有留的好处。”

“你说说留的好处。”咸丰问。

肃顺说：“据奴才所知，这个林凤祥是长毛中一路打先锋的人，他在伪天王、伪东王眼里是擎天柱，如果此人肯降，让他去招降长毛余部，可使我朝廷少糜费多少军饷、少死多少兵勇。”

咸丰说：“万一他招不降长毛呢？”

肃顺说：“那时再杀不迟呀！”

咸丰说：“你去劝降他。如他肯招降长毛，可免他一死。”

肃顺说：“光免一死不足以招降长毛，皇上想，长毛造反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忘了那个洪大全了？一说给他官做，马上愿降。”

咸丰说：“可他并没有招降一个人。”

“那是因为他是个假货。”肃顺说，“这林凤祥可是货真价实

啊。”

咸丰说：“依你这么说，朕还得赏他顶戴了？”

肃顺说：“奴才想，只有这样，才能令发匪们艳羨，纷纷来降。”

咸丰问：“给他个多大的官？”

奕訢说：“七品县令足够了。”

肃顺在一旁哂笑。

奕訢问：“你笑什么？小吗？”

肃顺说：“那些贩私盐的人都可以拿黑钱买个四品道台，欲招降发匪，却舍不得几个虚衔，那怎么行？”

咸丰问：“依你，给多大官？”

肃顺说：“给个总兵、提督不为过。”

奕訢说：“那可是二品、一品大员了！”

咸丰对肃顺说：“你去办吧。”

肃顺说：“喳。”

咸丰见他要走，又叫住了他：“曾国藩那里怎么样了？三战三捷后，怎么又把汉口丢了？武昌又不保了吧？”

肃顺说：“奴才以为，胜败得失不在一城一地，那曾国藩湘勇刚刚募成便打了这么多胜仗，已见端倪，奴才以为，将来破发匪者，必此人也。”

咸丰说：“但愿如你所言。”

2. 北京东城一家小店

洪宣娇和江元拔一边吃饭一边小声议论。江元拔说：“我都打探明白了，押在刑部大牢里，想要探视，得好几关，死囚牢一般也不准探视。不过，只要多使银子，没有不行的。”

洪宣娇说：“银子何来？”

江元拔说：“天上不下银子，地上不长银子，到有银子的地方找去吧。”

洪宣娇说：“你可要小心点，这是京城，不比小地方。”

江元拔说：“我会小心的。”

3. 刑部大牢的刑讯室

当林凤祥被提到刑讯室时，他大睁开眼，看见肃顺带了刑部官员坐在那里，他已经猜到了几分，就说：“要杀要剐由你们，别跟我玩花样。”

肃顺示意狱吏给他搬了一张方凳，让他坐下，然后说：“若想杀你，在沧州，就让你和你的同伙一起去死了。皇上念你是个人才，是一条汉子，所以才让你到了天子脚下。”

林凤祥说：“我不稀罕。”

肃顺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图的是什么？还不是荣华富贵？你们起来造反，也还不是为了这个？现在眼前有个好机会，你要不要？”

“让我投降吗？”林凤祥冷笑着问。

肃顺说：“足下是个明白人。投降并不是屈辱的事，你向大清朝投诚，这是改恶从善，圣上可以不咎汝过，而且可以赏你一个二品顶戴，我想，你在长毛那里官职也不过如此吧？”

林凤祥问：“我看，不会没有条件吧？”

肃顺说：“足下是聪明人，你知道，天下太平是安居乐业之本，虽说长毛造反不过是疥癬之疾，不足深忧，可为国泰民安计，当然也要早早平定才好。”

林凤祥哈哈大笑起来：“太平天国如今已据有半壁河山，仅仅是疥癬之疾？那何必让你的皇上寝食不安？又何必派出战将千员、精兵几十万四处围剿？”

肃顺被奚落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十分尴尬。后来他说:“本官想让你活命,总是成全你吧。”

“未必。”林凤祥说,“你在西市杀了我,是成全了我林凤祥一个英烈之名,让后人也知道林凤祥是一条宁折不弯的汉子。你让我投降,那是成全了我一个不忠不义的小人之名,这个你不明白吗?”

肃顺说:“现在大清的江南、江北大营正在围攻金陵,在长江上游,朝廷大军连战连捷,你们的末日不远了。”

林凤祥犀利地说:“既然太平天国已是日暮途穷,你还有闲心来劝降我吗?我还有半点用处吗?”

肃顺说:“足下说到用处,我想进一言。足下是威望素著的人,你有能力救出你那些迷途的同伴,一旦南京城破,那可是覆巢无完卵,要玉石俱焚了。”

林凤祥故意用轻松的口气说:“我投降也行,我有个条件,你想听吗?”

肃顺一听有门,很高兴地说:“足下尽管说。”

林凤祥拖着铁镣站起来,在刑讯室里走动,说:“我投降的条件只一条,让清妖皇帝退位,让太平天国天王到北京来坐龙殿。”

此言一出,吓得肃顺等人目瞪口呆地站了起来,有几个堂官掩起了耳朵往外就走。肃顺也感到晦气,知道对林凤祥劝降已是泡影了。

4. 北海后门桥

肃顺的轿子出了紫禁城神武门,向后门桥走去。肃顺坐在轿中情绪低落。在皇上面前夸下海口,他所抱的希望却被林凤祥击得粉碎。

离肃顺轿子几十步外，江元拔跟在后面。他看着肃顺进了一个青砖大门楼院子。他停在左右观看着。

5. 肃顺府第

入夜，肃顺府第门前亮起了几盏纱灯，上夜的戈什哈，更夫开始在几进院子里巡逻。

江元拔从暗影里溜到高墙下一腾身蹿上青砖墙，伏在那里看了看，趁打更的人背过脸去说话的工夫，跃起，一阵风似的蹿上了第一进院子的房顶。

江元拔小心地在房顶走动，他双手抓住檐瓦向下看，看不见。他又爬到房脊处，一片片揭下瓦来，房中透出几丝光亮。他拆开房板，出现一个大洞，他轻轻地钻了下去。

6. 肃顺书房

肃顺拿了一本书在灯下看，心情烦躁，又扔下了书本。

郑亲王端华走了进来。肃顺忙起迎：“王兄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端华说：“来找你打打牌。”

肃顺说：“哥哥知道我是讨厌打牌的。”

7. 书房顶棚上

江元拔爬在漆黑的天棚上，从气眼的缝隙向下张望。只听端华说：“自从载垣当上了侍卫内大臣，我当了阅兵大臣、右宗正，小六子就不怎么舒服。咱们奏了他一个‘礼仪疏略’，皇上震怒，有可能罢了他的军机大臣，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小心才是，千万不要招惹麻烦。”

肃顺也说：“我也不是因为权力才要扳倒恭亲王，他这人软

弱、糊涂，依着他执掌朝政，办不出好事。不起用曾国藩这样的人行吗？可他处处掣肘，总在圣上面前说坏话，说我重用汉人，迟早为害社稷。”

“不去管他。”端华说，“我为什么半夜三更来？方才我听内务府传出个谣言，说你审讯长毛匪首，竟听任长毛让大清皇帝交出江山，这太可怕了。”

肃顺不以为然地说：“这一定又是小六子在暗中使坏。没什么大不了的，长毛说什么，又不是我教唆。”

端华说：“切莫再在皇上面前提什么招安，快快把长毛匪首杀掉完事。”

8. 肃顺书房

肃顺叹口气说：“也只能杀了。即使我想招安他，也是无隙可乘，哥哥，我真想不到，长毛里有这等气节高洁之士，杀了真是可惜。”

“你又胡说，”端华说，“你坏事都坏在你这张嘴上，恃才傲物，不肯随和，很多人说你坏话。”

肃顺道：“可圣上并不听谗言，有一回在东暖阁他对我说，有那么多人在背后说你坏话，这证明你是个有作为的人。倘所有的人都交口赞誉你，反倒不可取，必是圆滑、无建树者。”

端华说：“你该知道曾母下机的故事。任何话说上三次，就会使谎言变真。皇上的耳朵也不永远听你一个人怎么说。”

肃顺笑了起来。

端华说：“走吧，到客厅去打牌，一会载垣也来。”

肃顺说：“哥哥先去，我随后来，反正我只能观战。”

端华走了，肃顺在书架前站了一会，又走到条案前，在毡子上铺开一张宣纸，拿起笔来蘸饱了墨，写下了八个字：理直防毁，

鉴微在悟。又写了一行小字：录陈子昂素盘孟铭并序。

他万万不会想到，此时他头上的天棚正开启一条缝，江元拔将气眼盖板移向一边，探头下望，见没有戈什哈在，便轻轻一纵，跳了下来。

肃顺听见响动猛回头，见一个黑衣黑帽刺客模样的人蓦然间出现，吓得魂飞魄散，毛笔也落地了，一面向后退，一面问：“你是什么人？”

江元拔说：“实话实说。我是太平天国的人。”

肃顺渐渐镇定下来，问：“你想干什么？”他一直盯着他手里的短枪。

江元拔说：“让你放了林凤祥。”

肃顺说：“你好好坐下，我们不妨谈一谈。你这个样子，回头我的戈什哈看见，你还跑得出去吗？”

“你别想玩鬼！”江元拔说，“各个房上都有我们的人。”

肃顺说：“只请先生将蒙面巾除去，你得像个客人的样子，你可以把枪在桌子底下对着我呀。”江元拔没想到他这么镇定。

江元拔想了想，摘下蒙面巾，坐到桌子旁，命令他：“你坐下。”等肃顺在他对面坐下，江元拔便将短枪从底下对准了肃顺的腹部。

江元拔说：“叫你的人进来，告诉他们无事不准来打扰。”

肃顺拍了拍手，进来一个带刀侍卫：“老爷有什么吩咐？”

肃顺说：“我与这位朋友有要事相商，你在院前站着，对任何人一律挡驾。”

戈什哈“喳”了一声出去，带严了房门。

肃顺对江元拔笑了笑，说：“壮士，这回放心了吧？有话尽可以慢慢说。”

江元拔对肃顺的镇定不得不佩服，他问：“你不怕死？”

肃顺说：“我怎么不怕死？你想要干什么，讲吧。”

“我说过了，放了林凤祥。”江元拔动了动桌子底下的手枪。

肃顺说：“我想帮你的忙，可办不到，我若说可以办，那也是骗你。林凤祥是钦犯，监在刑部死囚牢中，你去看看就知道了，戒备森严，提一个犯人，要拿十几面腰牌，经过十几个衙门，我虽官大，却并不管这个。”

“你别骗人。”江元拔说，“我跟你一天了。不是你管，你为什么去审林凤祥？”

肃顺道：“这是圣命，就是这样，也是与刑部堂官们会审，我并不能越俎代庖。我实话告诉你，今天是因为我在皇上面前说了大话，说能劝降林凤祥，皇上才命我插手的。可今天碰了钉子，林凤祥死不肯降，我也就再没有机会见林凤祥了。”

江元拔又晃了晃手枪，说：“你若不答应，你今天就是到了死期。”

“壮士，”肃顺说，“你还没有明白吗？你打死了我，也没有用处，你绝对不可能救出林凤祥。你若有别的要求，我们可以商量。”

江元拔说：“我们想去看看他，这你总能办吧？”

肃顺说：“这个也不能从命。足下想想，我怎么好命令刑部准许探视钦犯呢？人家理所当然驳回。”

“你这个滑头！”江元拔一气，把短枪从桌子底下拿上来，啪地拍在了桌子上，“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是不要命了？”

肃顺说：“其实，想探视一下，并非办不到之事，用上几个钱也就是了。”

江元拔这才不得不又退了一步：“我们没有钱。”

“这好说，”肃顺道，“这是在下所能办到的。”他又拍了拍手，江元拔赶快把手枪藏到桌下。

当戈什哈进来时，肃顺说：“去，到账房那里，拿一张银票来，两千两。”

戈什哈看了一眼江元拔，说声“喳”，走了出去。

对于肃顺出手如此大方，也多少出乎江元拔意外。肃顺说：“够了吧。”

江元拔说：“够了。”

肃顺说：“你不能说从我这里拿的银子，能做到吗？”

“能。”江元拔说，“你也得答应，我们去探监的事成与否，你都不能向任何人泄露。”

肃顺说：“君子一言。”

江元拔仍不放心，吓唬他说：“你使坏也没什么，你跑不出我们手心。只要我知道你干了坏事，我就来收拾你，迟早要你的命。”

“请壮士放心，”肃顺说，“与人方便，于己方便，我何必徒惹是非呢？”

账房师爷亲自拿了银票来，也看了一眼江元拔，说：“回老爷，银票开了。”

“给这位吧，”肃顺说，“这是我答应过的一笔善款。”

账房师爷将银票送到了江元拔面前。江元拔看看无误，将短枪掖起来，说：“那我告辞了。”

肃顺喊了声“送客”，也站起来。

江元拔目视肃顺，笑着说：“大人不送我到大门吗？”

肃顺知他不放心，就说：“这自然，你是贵客嘛。”

于是江元拔和肃顺并肩走出书房。

9. 刑部大牢前

这是个人人侧目的凶地，即使行人不得不从此过，也都是脚

步匆匆。

大牢对面有一家绸缎庄,此时肃顺带着几个戈什哈坐在绸庄向外张望。

10. 一条小胡同里

江元拔对洪宣娇说:“你先在这等着,我到牢里去,没有危险时,我来叫你。”

洪宣娇问:“你不是上上下下都用银子打点好了吗?”

江元拔说:“我怕那肃顺使坏,我偷听过他和端华的谈话,连奕诉他们都不放过,他能有什么真诚可言?”

江元拔说完,提了一个大食盒走到了大牢前面,已经打点好的狱卒们都对他客客气气放行。

11. 关押林凤祥的死囚牢房

林凤祥在狱中来回走动,他背后的墙上出现了一行用血写的大字:太平王国靖胡侯林凤祥宁可粉身碎骨,绝不降清。

铁门打开了,林凤祥眼睛一亮,没想到又一次见到江元拔。他忙问:“她呢?”

“我怕有危险,先来探探路,一会就带她来看你。”

这时,突然有一大群清兵冲进来,一声呐喊把江元拔按住。

一个九门提督标下的军官接着下令:“把受贿的狱吏、狱卒通通抓起来。”

事到如此,江元拔已知上了肃顺的当,跺脚大骂:“肃顺老狗!”

12. 胡同口

洪宣娇见清兵把把门的两个狱卒也锁上了链子,从里面牵

出一大串狱吏、狱卒来，她的眼光一下子黯淡了、绝望了。

13. 北京西市的路上

行刑的车队和监斩官的车队一路鸣锣，惊动了北京市民，许多人跟着囚车后面走，去刑场看热闹。

一路上，在第二个囚车中的江元拔不断地高喊：“父老乡亲看呐，前面的就是太平天国靖胡侯林凤祥！他手下斩过清妖大小官员几十人，他是大英雄！”

人们都拥上前去看林凤祥。林凤祥毫无惧色，甚至面带笑意。

14. 西市

洪宣娇穿一身纯素衣服，站在刑场外面，她身边有三挂马车，每辆马车上放着一具黑漆棺材，行刑的队伍过来了，开路的清兵，执刀的刽子手，囚车，最后是监斩官的轿子。

当监斩官陆续走下轿子上了芦席棚下的监斩台时，江元拔认出了肃顺。江元拔用力朝他吐了一口，大骂：“肃顺，你个老狗！你背信弃义，你不会有好下场，你将来也得到这西市来掉脑袋！”

肃顺装听不见，与几个监斩官谈笑风生。他无意间朝人群一瞥，看见了那三口黑漆棺材。肃顺心里一沉，忙叫几个监斩官看，他们都有几分慌乱，忙命几个清兵去抓人。

由于清兵向白衣白裙的洪宣娇扑去，引得林凤祥侧头一望，他看见了洪宣娇，已经意识到了什么，他望望江元拔，江元拔说：“她这不是来送死吗？”

少顷，清兵把洪宣娇推到了监斩台下。

一个监斩官大声喝问：“大胆民妇，你是何人，胆敢来闹刑场？”

洪宣娇临危不惧，她抗声道：“大清皇上不是教谕小民孝义的吗？”

肃顺道：“你闹刑场，与孝义何干？”

洪宣娇说：“你们杀的林凤祥，是我亲夫，我要不要给他来收尸？他是我丈夫，要不要我为他穿孝？这是不是皇上也该推崇的妇道、孝道？”

几个监斩官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好。

此时一身缟素美丽惊人的洪宣娇，以她那义正词严的谈吐吸引了所有的围观者，个个争相观看，啧啧称赞之声四起。

肃顺问：“你不用巧言令色。我问你，你是不是女长毛？”

洪宣娇说：“我知道，你们这些表面讲忠孝仁义的人，背地里都是男盗女娼，你们连一个来收尸的女人都不会放过的。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买了几口棺材来？三口！有一口是给我自己准备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她征服了好些民众，人群中有人说：“真是烈女！”有人说：“杀了这女子，丧尽天良。”

一个监斩官下令：“好，成全了你！把她也绑了，一并斩首！”

人群里立刻起伏着不满的嘘声。

林凤祥深情地望着洪宣娇，洪宣娇大义凛然地走到林凤祥囚车旁，拉住他的手，大声说：“来吧，我和他一起死，让天下人看看，大清的忠孝何在！”

肃顺望一眼骚动的人群，对几个监斩官说：“这女人不能这么杀，这在天子脚下岂不成了丑闻，况且这女人是来求死的，怎么会在乎一刀？我们不可冒此恶名！”

监斩官说：“将她拉到一边去！”

几个清兵拉开了洪宣娇。

另外几个刽子手将林凤祥、江元拔从囚车中解下来，在绑

到柱子上之前，江元拔忽然飞起一脚，把一个刽子手踢起一丈高，摔出几丈远，活活摔死了。

监斩官高喝：“寸磔长毛匪首林凤祥、江元拔两名！”

三声炮响，两个手执利刃的刽子手走到林凤祥面前。

刽子手在他臂上割了一刀，割下一块肉来，林凤祥盯着出血的创口，泰然自若。

洪宣娇哭着向前冲：“凤祥——”

林凤祥看了她一眼，大声说：“你要好好活着，天国的人是杀不绝的。”

又一刀下去，却因刽子手的手发抖，没有割下肉来。林凤祥斥责道：“你这么没用？割呀！”

刽子手的汗下来了。

洪宣娇昏倒在地下。

肃顺不等行刑毕，走下监斩台上了绿呢大轿。

15. 西山证果寺柏树林中

从柏树林中望过去，西山群体宛如一些杂乱无章的坟堆，一直延伸到天边。发黑的扁柏和树下枯黄的白毛草在风中瑟瑟抖动。

洪宣娇雇了二十几个民工，在柏树林里挖了两个坑，一大一小，小的是江元拔的墓，大的是合葬墓，林凤祥的已经下到穴中，另一口没有盖棺盖。洪宣娇呆滞地坐在墓穴旁，那块写了“林凤祥、洪宣娇之墓”的青石碑还躺在一边。那些挖墓穴的人都显得心情沉重，在他们将三口棺材都在坑中摆正后，都不约而同地停手，凄然地望着洪宣娇。

一个年龄大些的民工打破了沉默，劝说着说：“姑娘，我们都敬重你是个烈女，可是，你这样去了，太可惜了……”